

史通通釋卷五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

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

釋首引闕文不補之義
領起採撰宜慎之旨

蓋珍裘以眾腋

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採穴藏山之土懷鉛握槧之客何

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邛明

受

舊作授誤

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

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

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

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

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

釋此節提出邱明馬班諸史非不博徵必求雅正所以可貴也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

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

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伊產空桑

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

以汙南董之片簡霄班華一作非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

國寓言元晏皇甫謐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識引書之誤其萌始字

於此矣釋此節言後來雜撰益多人情好怪史至范曄增損東

於此矣釋此節言後來雜撰益多人情好怪史至范曄增損東

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臯履出於風俗通應劭撰左慈羊

鳴傳於抱朴子葛洪撰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

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

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尤苦謂承其詭妄重以加諸一作重

遂云司字馬戲出於牛金原注王邵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

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戲

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日收以徽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案

前史尚如此誤況劉駿上淫路氏原注沈約宋書日孝武於路

後史編錄者耶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

氏醜聲播於甌越也嗣死遭剖斲一譌作蓋亦陰過之一無所致也釋此節言范書

誣至魏之穢史借詞汙身受殃僂所深惡在此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裴榮世

說幽明錄劉義慶撰按神記于寶撰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

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宜尼所不語皇舊作唐朝

新或作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寶鄧粲之所冀除王隱虞

預之所糠粃持一作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

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於一無於字下同小人終

見嗤於君子矣釋此節言國朝勅脩前史擇亦不精所現在此也○下皆散摘夫郡國之記

譜謀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

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僞始自會稽典錄郡國記也潁川八龍

出於荀氏家傳譜謀書也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

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釋此層言偏狹之志乘宜擇又訛言難信傳聞

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

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王本注疑脫不字然故蜀相夢

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

炯罵

一作薦

書河北以爲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

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釋

此層言一時之訛傳宜擇

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

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

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

時

承前

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鷄

鳴逐劉安以高蹈

承有無言

此之乖濫往往有旃釋

此層言舊說之舛訛宜擇故

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

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

孫盛

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

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

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

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釋

未節繳上三層為採撰者致誠

按此篇持論正大方嚴劉子嘗言作史三難首尚學識即此

可以證其本領

殺青

後漢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晝注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曰汗

簡字已見國語篇戰國策注中

禹生啟石

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修務云禹生

於石而今登封廟有一石號啟母石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至中岳見啟母石云化石啟生地在此嵩北按韻府言禹通轅轅謂塗山氏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生啟云云謂是淮南之文淮南實無其文亦編書家不根之一徵也

伊產空桑

列子天瑞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呂覽本味有仇氏女得嬰兒於空桑察其所以曰其母居

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白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白出水

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海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

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後至

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也

姮娥

後漢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

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日翩翩歸妹獨將西行

毋驚毋恐後其大昌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王喬左慈

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為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密令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

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詔尚方診

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又左慈字元放少有神

道曹操欲收殺之慈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又逢慈於

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

相殺欲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鄰人立而言曰遽如

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鄰人立云遽

如許

非聖不觀

漢書揚雄傳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按語本

皇覽

魏志劉邵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舊註魏略云常侍王象受詔

撰皇覽藏於祕府合四

十餘部部有數十卷

徧略

梁文學傳何思澄字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徐勉舉思澄等五人應選又顧杳傳徐勉舉杳

及顧協等五人撰徧略又鍾嶸傳弟嶼亦預按諸傳錯舉止

及四人其一人無考南史劉峻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籍使撰

類苑一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

林徧略以高之舊注徧略七百卷

五僞

晉書薛兼傳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各號為五僞初

入洛司空張華見而

奇之曰皆南金也

八龍

後漢荀淑傳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親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改其里

曰高

陽里

曾參殺人

戰國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母織自若有頃又告倘織自若頃之又告母懼

投杼而走

不疑盜嫂

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毋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

自明也

翟義不死

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為東郡守王莽居攝義移檄討莽軍破而亡後漢王昌傳昌一名郎

莽篡位郎詐稱成帝子檄州郡曰天命佑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百姓思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諸葛猶存

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延密與楊儀姜維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祕不發喪亮傳注楊

儀等整軍而出宣王追焉姜維令反旗鳴鼓宣王退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按諸葛猶存似

是成語俟再詳之

嘔血

蜀志諸葛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

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

馬圈

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攻陷馬圈戊車駕南伐至馬圈破之帝疾甚北次穀塘崩於行宮

按今蕭子顯齊書無中矢之文寶卷齊廢帝東昏諱也

沈炯罵書

史通云沈炯罵書河北以為王偉按陳書炯傳炯

出於炯梁書侯景傳景圍守宮闕抗表言陛下貪臣汝穎絕

好河北

機詈高澄南史賊臣傳王偉魏行臺郎高澄以書招

景偉為景報書澄問誰作左右稱是偉文據此則炯為僧辯

檄乃檄侯景非檄何北也梁武詈澄是受愚於景決不假手

於偉也至北人之稱偉文本

是偉作非炯作也史通似誤

魏收草檄

史通云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按北史魏收傳

侯景叛入梁文襄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

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南奔也魏收為檄梁文矯稱無

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也北史邢邵傳邵字子才人稱北間第

一才子鉅鹿魏收年事在後稱邢魏焉歷考魏齊周諸史其

言草檄及收邵並稱處大略如此皆無收檄邵作出自關西

人語之文史通

或別有據耶

師曠軒轅泣世

列子湯問焦螟集於蚊睫師曠俯耳弗聞其

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砭然聞之

若雷霆又齊民要術師曠占日黃帝問日吾欲占藥善一心

可知否對日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欲旱旱草先生蓂蓂欲荒

荒草先生蓬欲病病草先生艾

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轅

公明方朔同時

公明魏管輅字其語未詳

堯八眉

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注堯母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堯生眉有八采之色尙

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

夔一足

王訓故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無他異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爲樂正非

一足也按此事所見非一

呂氏春秋風俗通皆有之

烏白馬角

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卽頭

白俯而嗟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大吠鷄鳴

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白王八公

皆變爲童子王迎燒百和香八童子復爲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誣安謀反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人傳去時餘藥器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載文

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
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
楚賦讀者不以吉甫矣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
美不隱惡故也釋以文之不載於史者引起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
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釋四語韋文搭史○采已上爲載文起因爰洎中葉文
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一作多故作者三
字譬如一作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釋數語仍從文引
之所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
載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

二字

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

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

之甘泉不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餘華而

一無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

書諸一脫列傳不其謬乎釋已上是發凡一正且漢代詞賦雖

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譌謬雷同權而

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

一概釋揭出五失之綱何者昔一無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

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

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

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

馬侯服舊主蒙一作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一脫所

謂虛設也釋其一舉得國而言魏晉南北無非攘竊乃古者兩

以禪讓錫恪之文載之史策豈非虛設

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

句以形勝負

言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

然

一有至如二字

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

一作斷

冰以防其渡及其

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元黃列宅建都若鷦鷯

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

並當時語

此所謂厚顏也釋

其二舉當敵而言是勝則歎彼英強張詞則侈爲誥檄以此諸篇載入史中豈非厚顏

古者國有一脫此二字

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

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

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

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

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桀華

所謂假手也

釋其三舉書誦而言恭主多遜辭諛臣飾恩意近史所載盡出文人是假手也

蓋

一無蓋字

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參可以

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

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

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

舊脫斗諸字

簪下

一作不

才罪不容責天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

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

釋

其四舉馭下而言鑑識靡定前

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

形言本無定準故觀倚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

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

一作古

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

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一作

非國福不盈皆或譌作皆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

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概也釋其五

舉頌上而言時有隆汚詞無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

進退史等載之非一概而何一無此二字下同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

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

示一作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一作復不之一作知察聚彼虛說編

而次之起居自起居注成於國史連章疏一作錄一字無廢非

復史書更成文集釋此節總括五失如上所載則史若乃歷一作

類選眾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

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一作本盡機要唯王邵